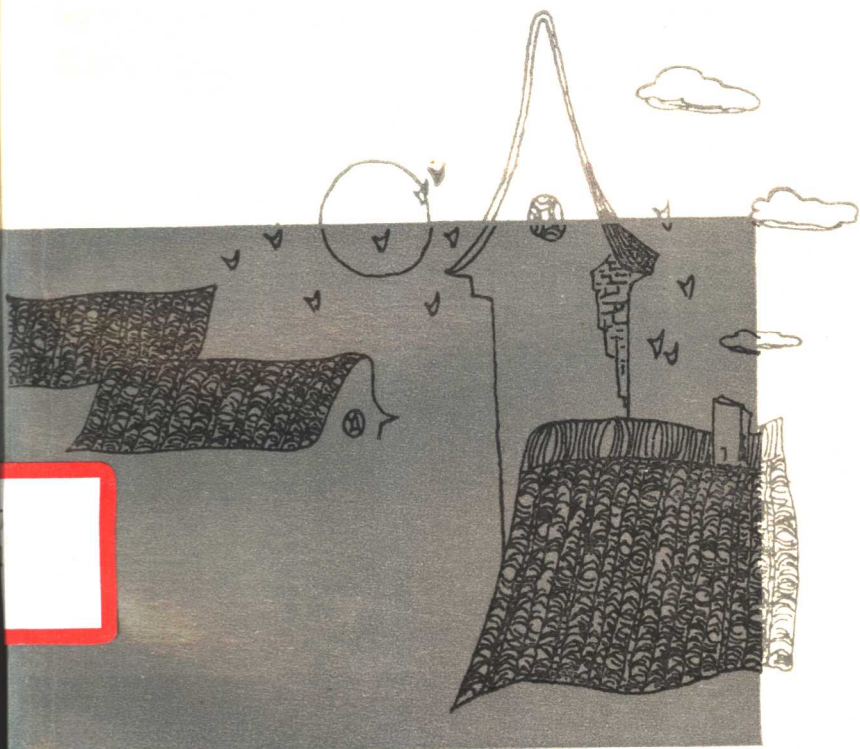


桃花雪

谢俊杰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桃花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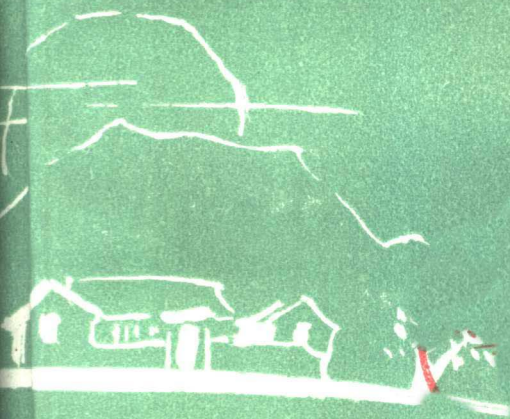
——



——

桃花雪

谢俊杰 著



桃 花 雪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4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980册

*

书号: 10397·91 定价: 1.75元

序

胡 正

文学创作需要不断创新,因为生活在不断发展;小说的表现手法也应当多种多样,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是各不相同的。有些读者,特别是农村的不少读者,是喜欢阅读有故事情节的小说的。因而我们不必大喊反情节的口号,也不要反对无情节小说,应当允许并提倡作家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表现手法。

谢俊杰的小说的创作特色,便是注意到了农村读者的欣赏兴趣,注重故事情节,以生活中富有趣味的情节,塑造变革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同性格的新人形象。他所追求的既不是生编硬造的脱离生活的玄虚离奇的故事,也不是单线条平面叙述故事,而是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凝结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提炼几个符合人物特性的生动的情节,同时细致地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人物的情绪,以及运用生动的群众语言。

收在这本小说集里的《在新开的小吃部里》,便是一个颇有风趣的故事。秦岗大队新到县城开了一个小吃部,女青年叶叶因没有孝敬市场管理员“大嘴神”而惹下麻烦。“大

嘴神”借故查账，发现她们短缺四十斤粮食。我们看到这里是很为她们担心的。从故事的开篇，饱经世故的小吃部的负责人因老伴生病回家时，便以此给人们造成悬念，故事发展到高潮，我们正担心“大嘴神”抓住她们的把柄要给她们穿小鞋时，叶叶却不慌不忙地拿出了另一本账，那是“大嘴神”三个月来到小吃部白吃白拿的数字，也正是她们短下的四十斤粮食。作者通过这一生动的情节，活画出了一个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令人可憎的嘴脸，也塑起了一位敢于和不正之风斗争，善于同邪恶斗争的有心计、有智慧的美好的新人形象。

另一篇小说《洁白的脚印》，同样是从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编织起来的故事。比之《在新开的小吃部里》更多一些曲折。在波浪起伏的情节发展中，最后奇峰突起，女青年青凤揭露了街道主任以权谋私的花招，表现了在复杂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另外几篇小说《玉女》、《腊月二十三》、《夕照跑马岭》、《呼唤》，也都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表现了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欢乐情绪，描绘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

谢俊杰同志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幼年跟随着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进入娘子关，后来到了霍县。一九五九年他在霍县上初中时已初露才华，发表了处女作《社长看瓜》。一九六三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汾地区作文艺编辑。他经常深入农村生活，农民的勤劳、淳朴、欢乐与哀愁，激起他为人民而创作的热情。我们从这本小说集里，可以感到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他所反映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新人风貌。如他在开始写作时，大多是描绘的热爱集体的先进人物；如《回乡记》，后来写了几篇反对浮夸、歌

颂坚持实事求是的老实人，如《石墩子和他的助手》，以及《桃花雪》。近年来则塑造了一些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勇于和不正之风斗争的新人形象。

谢俊杰同志现在担任临汾地区文联主席。一面忙于文艺组织工作和繁杂的行政事务，一面仍勤奋刻苦地挤时间创作，除了写小说，他还发表过多篇报告文学和散文，以及两部电视剧。他是我省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年作家。从他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文学创作上努力进取的精神，他在保持以故事情节塑造人物这一艺术特色的同时，注意到了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更加艺术地结构故事，叙事与抒情相溶合。既学习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创作方法，也吸收外来的富有时代新意的表现手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人物，使人物更加浑厚、丰满，更加光彩照人和激动人心。希望并且相信谢俊杰同志在这本小说集之后，会继续不断地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



谢俊杰 近影

谢俊杰，男，一九四二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山西省临汾地区文联主席。

一九五九年开始写作，发表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描写儿童生活的中篇小说《活捉黄旋风》。

目 录

桃花雪·····	(1)
石墩子和他的助手·····	(14)
下乡日记·····	(29)
老宋这个人·····	(48)
在新开的小吃部里·····	(58)
没有讲完的故事·····	(72)
白衫记·····	(98)
玉女·····	(111)
远望·····	(123)
门风·····	(133)
洁白的脚印·····	(145)
腊月二十三·····	(160)
故乡的小路·····	(175)
诺言·····	(194)
陪你表哥喝一盅·····	(211)
爬上阳台的青藤·····	(230)
夕照跑马岭·····	(245)
山道弯弯·····	(259)
呼唤·····	(265)

但愿人长久.....	(277)
扎根.....	(291)
社长看瓜.....	(309)
回乡记.....	(313)

桃花雪

近几年，地球好象出了毛病，这儿那儿，常常传来闹地震的消息，搅得人心不安。半年前，我调到青城县当科委主任，惊讶地发现，这个偏远的小山城也处在地震带上。大明正德年间，曾接连发生过两次大地震。据石碑记载，当时“地声如雷，房屋倒塌殆尽，民众死伤万余人。”我将这个发现向县委汇报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决定在十里沟建立一个地震观察站，严密监视地层水文等方面的变化，预测预防，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预测地震，在我国是一门新科学，专业人才很少，没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很难胜任，现培养又赶不上趟。我考虑着，该不该向地区科委打个报告，请求调配一名地震台长？事关重要，写下几篇日记备查，不想倒录下了一段“桃花雪”的故事。

四月十四日

清晨，一出房门，不由激凌凌打了个寒噤。阳春三月，正是柳枝吐芽、桃杏盛开的季节，不想气温却骤然变得这般寒冷！

青龙岭公社打电话报告说，昨夜下了一场小雪。怨不得窜来这股子寒气！青龙岭公社是有名的杏桃之乡，前两天我去过一趟。那满山遍野的桃杏树，开得白盈盈，粉灿灿，不想昨夜却蒙受了霜雪之苦，令人惋惜和惆怅！

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了我。据传说，正德年间发生地震前，青龙岭上也曾下过一场桃花雪。莫非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前兆？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我忙到气象站召开了紧急会议，派气象员深入到青龙岭，务必要探究出这场桃花雪的成因。

从气象站回来，心里沉重而不安。再不能犹豫了，回到办公室，我便埋头起草调人报告。先记述了历史上两次地震遭受的灾害，又写明建立地震观察台的必要性。我字斟句酌，力求写得恳切动人，请求地区科委及早派个懂业务的地震台长来。

正苦思冥想，我忽然觉出左耳边有一股呼吸的热气，接着，身后就迸发出一阵大笑，右肩膀重重挨了一掌。我胳膊一抖，笔尖戳破了稿纸。我有点生气，扭转脸一看，不由放下笔站起来。

来人四十五六岁，矮敦敦的个儿，鸭舌帽下压着一张白胖的笑脸，一双细小的眼睛里，透出亲切快乐的闪光。他叫王宗义，我初中时的老同学，现任水利局长。他哈哈笑着，嘲弄地说：“写得多可怜，我差点感动得掉了泪！”

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向上级求援嘛，总得强调强调困难。”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在指甲盖上蹭了蹭，点着火问：“地区有培养地震人才的学校吗？”

我苦笑着说：“别说地区，省里也没有！这种人才不好找哪！”

“那你打报告顶屁用？地区科委不能拿泥捏一个送给你！”

“也许他们能找到，碰一碰吧！”

“伸手派加运气观点！”

“那你说怎么办？”

“就地选拔培养嘛！”

“说的容易！到哪儿去找？”

“愁死你！”他得意洋洋地朝我伸出了一只胖手心：
“这儿就有！”

我把他的手推开说：“别开玩笑！地震台长，可不是随便长个脑袋就能当！”

王宗义忽地站起来，不服气地说：“你别小看县里没人！我局里就有一个，叫罗建华，水利技术员，三十九岁，不但肚子里装满学问，全县的地质水文情况也了如指掌……”

我急忙问：“他工作态度怎么样？”

“百里挑一！”王宗义自豪地说，“我说件事你就明白了。两年前，组织上派罗建华带几个人到一个偏远的大队去蹲点，他一头扎下去，带头苦干实干，队员们放假他不放，离县城只六十里，他两年只回了一趟家，硬是把那个大队搞上去了！这样的人，这样的心劲，再补学点地震方面的知识，还不是个呱呱叫的台长！”

我欣喜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支援给我们吧！”

王宗义不吭声了，好象有点后悔失言。我可紧拧住他不

放：“老王，你舍不得么？”

他犹豫着不说话。过了好一阵，他才把烟蒂掐灭，轻轻叹口气说：“你这家伙，真不该跟你说话。我露个缝，你就打个洞！”

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恳求说：“老王，我不是夺你所爱，你知道预测地震的意义！昨天夜里，青龙岭上又下了一场桃花雪，烦得我早饭也吃不下去！唉，你顾全大局吧！”

“你呀，真是块黄香膏药，粘上就揭不下来！”他推开我的手，苦笑了一声说：“看在老同学份上，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四月十六日

选拔地震台长，容不得半点儿马虎。王宗义走后，我又犯了寻思。他把罗建华吹得那么好，撵没撵水分呢？这些年，说假话成风，我得亲自摸摸底才放心。我花了一天半时间，走访了不少人，打听罗建华的情况，调查结果是相当满意的。王宗义的话不错，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选。

罗建华是水利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县里有十几处水利工程都是他亲手设计的，曾在水利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论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爱多说话，为人忠厚实在，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搞起设计方案来，可以几夜不睡，茶饭不思。有一次，他夜里审查一个大队送来的设计方案，发现有一个数据不对，就拿着手电筒，独自跑了几十里山路去复核。刚出县城，就被两只恶狼跟上了，吓得他浑身冒虚汗，但又不甘心返回去。他就用手电筒在身后乱晃着，一直跑到

修水坝的地方核对了数据。这样的人，交给他什么工作不放心呢？

不过，我愈对罗建华满意，便愈担心王宗义不肯轻易放手。你想，哪个当领导的不想把分管的工作抓上去？谁不珍惜手下的人才呢？谁又肯舍得撤掉自己的支柱呢？何况，在我的印象里，王宗义也不是个心胸开阔的人。记得上初中时，我任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讨论王宗义入团的会议上，一位同学提出他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王宗义就记恨了这位同学，我劝说他多次也无效。一直到高中毕业，他再也不搭理那位同学。……唉，想过去的事做什么，还是再去找他争取争取吧！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王宗义办公室门前，正要举手推门，忽听屋里传出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想想地震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吧，建华同志！如果能预测预报，这种灾害就可以避免！”

“王局长，这我知道！”一个闷闷不乐的声音说：“我学的是水利，干的是水利，实在舍不得丢下！前些年，我收集了不少技术资料，想结合实践体会，写一本关于发展山区小水利的书，可惜只写了一半，就下乡去蹲点。这次回来，我想努一把力写完它，也算我对山区实现水利化出了一点力……”

“一个革命者，首先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光想着个人那点事呀！这样好罗，你把收集的资料和写出的半本书交给我，我想办法把它完成！”王宗义谆谆开导着，忽然又压低声音，软中有硬地说：“你工作多年，组织上对你评价很高，要不，也不会提拔你去当台长！组织上既然分

配你去挑这副重担，再推三托四就不好了……”

很显然，罗建华思想不通，王宗义正给他做工作。我不想进去打扰他们，便返身回去了。一路上，心里说不出多么感激王宗义，他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忍痛割爱，还替我作思想工作！唉，刚才我还想人家过去那回事呢，真不应该！

四月十七日

一大早，王宗义兴冲冲跑来找我，苦笑着说：“真难煞人了！这事儿比割我的肉还痛啊。你老兄开了口，我再作难也得办。好说歹说，总算把罗建华说通了……”

我抓住他的手，摇晃着说：“老王，太感谢你了！”

“咱们是老同学，讲这些淡话做什么！”王宗义摆摆手说，“你快去组织部要人吧，我已经给组织部打了招呼，要办就快点办，免得夜长梦多！”

我喜不自禁，赶忙去找组织部。组织部答应尽快研究。我悬在喉咙眼的心才算落进了肚里。

四月十八日

天刚蒙蒙亮，我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立在门前。她头没梳，脸没洗，红肿的两眼透出一股怒气。

“你找谁？”

“就找你！”

她说，就不客气地拨开我闯进了屋子。我残余的睡意

全吓醒了。我急忙拉亮电灯，手忙脚乱地叠着被子，头脑里紧张地思索着：这妇人是谁？为何大清早怒冲冲找上门来？为了缓和气氛，我指了指椅子说：“请坐吧！”

她不坐，两眼紧盯着我，气势逼人地问：“你和王宗义是不是老同学？”

我茫然道：“是呀！”

“哼！”她眯细起眼睛，“怪不得你和他合穿一条裤子，坑害我们全家！”

我大吃一惊，摊开两手问：“你这是从何说起？”

“别装糊涂！”她继续冷笑着。

我默然了。好一阵怀疑自己还没睡醒，正在做一场离奇的梦。我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放缓口气说：“你是谁？出了什么事？坐下慢慢讲嘛！”

她仍然不肯坐，忿忿地说：“我是罗建华的老婆！我来问你，你还嫌建华心里好过哩？还嫌我母子遭的罪轻哩？一个王宗义压我们不够，又添上一个你！”

这连珠炮轰得我晕头转向，我满腹冤屈，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她看看。我说：“你别打闷棍好不好，有什么事你摆出来，我也好知道错在哪儿呀！”

她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要调罗建华？”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探问道：“是不是罗建华不想去地震台？”

“他想去？他昨晚偷偷哭了一夜！你们就会欺负老实人！”她眼圈红了，嘴唇抖动着，终于忍不住，双手捂着脸嘤嘤地哭起来。

我心乱如麻！忙给她搬了把椅子，又替她倒了杯水。她